

УДК [811.161.1:811.581]’373

波波娃·亚历山大 (Popova Aleksandra), 周聪 (Zhou Cong)

俄汉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对比 ON CULTURE CONNOTATIONS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COLOUR WORDS

The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problem of culture connotations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colour words. The structure of the concept “colour” as well as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d, green, yellow, white and black colours by the two cultures are analyzed. The main components (denotative meaning, connotative meaning, reflective meaning) constituting the integrative “colour concept” are specified. The differentiating features contribut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lours are defined: differences in customs, religious beliefs, thinking style, national psychology, people’s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Key words: colour words, red, green, yellow, white, black.

摘要: 颜色词除表示其本身的概念外, 在不同的文化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意义。由于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 这些词汇能够产生不同的词汇意义。俄汉颜色词作为俄汉词汇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对颜色的认知在语言中的反映, 颜色词不仅是对客观色彩的描述, 还包含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和评价, 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

关键词: 颜色词、红色、绿色、黄色、白色、黑色。

20世纪中叶,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康克林 (H. C. Conklin) 和格里森 (H. A Gleason.) 将英语、绍纳语和巴萨语三种语言中的颜色词做了对比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各个民族感知颜色的生理能力并没有差别, 但由于文化模式不同, 各种语言对色谱的划分也有所不同, 一种语言的颜色词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人们感知颜色的经验, 这些颜色词反过来又规定、限制了人们表达颜色的可能”。由此可见, 语言和文化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

俄汉颜色词作为俄汉词汇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对颜色的认知在语言中的反映，颜色词不仅是对客观色彩的描述，还包含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和评价，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

红色 **красный**，红色是中国文化中的崇尚色调。人们用红色表达喜庆、欢乐的情绪，红色象征着吉祥、幸福、成功、兴旺。中国的传统新年家家户户张贴红色的“福”字和红色的对联；在传统婚礼上，新娘子要穿一身红衣，新房的门窗上贴着大大的红“喜”字；红色象征顺利、成功等意义：“走红”“、开门红”；红色还指代受到宠爱的“红人”。在俄语种“红色”也看作是美丽的、吉祥的象征，常把红色与自己喜爱的人和物联系在一起，如 **красная девица** (红颜少女或指拘谨的男子)、**красное платье** (红连衣裙)，**красный цвет** (红花)。红色又是血的颜色，生命的颜色。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都组建了“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升起了“红旗”(**красный флаг**)，出现了“红区”(**красные районы**)。红色成了“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但在俄罗斯有一种书叫 **Красная книга**，书中记录的是各种珍稀的濒临灭绝的动植物。之所以取名为“红书”，是因为红色是危险、禁止的象征。俄语中“**красный**”的些许含义在汉语中找不到等值的含义。如：**красный** 有晴朗、明亮的意义，**красное солнышко** (明亮的太阳)；**красный** 有正面的、庭院的意思，**красное крыльцо** (正门台阶)。

绿色 **зелёный**，绿色代表生命，是大自然的颜色，中俄两国人都喜欢把“绿色”同春天、大自然、年轻联系在一起。绿色是草木之色，有了绿色往往意味着植物焕发出新的生命、生机勃勃。在两种语言中，绿色 (**зелёный**) 都有“安全、无障碍的”的隐喻意，也指办事情非常顺利，畅通无阻。在两种语言中都有 **зелёный свет** (绿灯)、**зелёная улица** (绿色通道) 等词组。但 **зелёный** 在俄文化中通常有具体的意义，如 **зелёные глаза** (绿眼睛) 在俄语中具有诗意般的浪漫色彩，指“有诱惑力的(因施行巫术魔法) 迷人的眼睛”。而在汉文化中，一个人眼睛发绿了，指看到了自己很渴望得到的东西 (带点贪婪的成分)，如“看到那些金条，他眼睛都绿了。在中国古代，绿色有贬义色彩，象征地位低微、下贱。唐代官制规定官七品以下穿绿服或称“青衫”，宋元时代，地位低下的乐人、乐工穿绿衣；明代规定妓女和歌乐男子必须带绿巾。后来把妻有外遇称为“戴绿帽子”，指妻子对丈夫不忠，丈夫低人一等而且脸色无光。

黄色 **жёлтый**，黄色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颜色，它象征着权利和威严。但是在俄罗斯固有文化中黄色确是禁忌色。在俄汉两种语言中“黄色”都有“病态”、“不健康”等隐喻意。例如：在俄语中我们经常

听到“После болезни он был весь жёлтый”，指的就是某人病后面色发黄。“Жёлтое лицо”（黄脸）一指病态的脸色。在汉语中，有“面黄肌瘦”，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中描写自己憔悴不堪的样子时曾说到：“人比黄花瘦”。

白色 белый, 白色 (белый) 是雪和牛奶的颜色。在俄语中有“белый как снег”，“белый как молоко”等语句，在汉语中也有相对应的“雪白的”，“乳白色的”等词语。除了表示颜色之外，белый (白色) 在俄汉语中都有“纯洁、高尚的”隐喻意。在俄罗斯人的婚礼上，新娘都穿洁白无暇的婚纱，显得光彩夺目，白色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是纯洁、高贵和永生的象征。在汉语中白色 (белый) 经常同死亡联想到一起。白色象征死亡，“办白事”即是办丧事，自古以来，亲人死亡，其家属要穿白丧服，并设白色灵堂，出殡时要打白纸幡，撒白纸钱。汉语中白色还有其独特的含义，可指代明亮和光亮，“一唱雄鸡天下白”；寓意无功而返，“白费劲”、“白忙碌”；指那些缺乏社会经验、不爱劳动的人，“白面书生”；还有清楚、明白之意，“明明白白”等等，在汉语中白色的反面意义比较多。

黑色 чёрный, 黑色本是烟黑或煤炭的颜色，它是所有的颜色中最暗的，俄语中经常见到“чёрный, как сажа”，“чёрный как уголь”。汉语中有“黑不溜秋”、“黑咕隆咚”等。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感悟到了黑与白的对立，并在语言中强调了这种对立，如俄语中的назвать чёрное белым (把黑的说成白的，颠倒黑白) 或 принимать белое за чёрное (把白的说成黑的，颠倒黑白)，汉语中有成语“颠倒黑白”、“白纸黑字”等。中世纪时在俄罗斯人的迷信思想中，чёрный 一词有 чародейский (以魔法迷惑人的) 和 колдовский (巫术的) 意义，чёрная книга 指神奇的巫书，чёрная магия 指巫术。还有一些带有 чёрный 的词语是俄语中所特有的：чёрная работа — 粗重的活、чёрный ход — 后门、чёрная зависть — 嫉妒。黑色在中国古代象征尊贵、刚毅、严正、深沉、神秘等褒义。黑色曾是夏代和秦代所崇尚的正色，夏、秦两代的公卿大夫的官服、礼服都是黑色。又因黑色和铁色相似，所以黑色往往象征铁面无私，如包拯、李逵等历史人物的舞台形象都是黑色脸谱。

通过颜色词在俄汉两种语言中的对比，我们发现颜色词的使用在俄汉两种文化中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颜色词的使用不仅限于词本身的意义，往往包含有更深的隐含意义。由于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词汇也产生了不同的词汇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建华等. 现代俄汉词典[Z].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2. 夏征龙. 辞海[Z].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3. 谭林. 俄语语言国情学[M].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7.
4. 黄苏华. 俄罗斯语言国情辞典[M].现代出版社, 2000.
5. 陈勇. 浅谈隐喻的文化认知价值 [J] 中国俄语教学 2005.
6. Маслова. В. А.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M] Академия 2001. — 208 с.
7. Ярцева В. Н.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 685 с.

Стаття надійшла до редакції 30.03.15